救亡日報

本報已呈請內政部特准掛號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第一六一五號

社址　廣州長壽東路
電話　一六四五一
報價　五十幅　每月五角　三月一元四角　半年二元六角　全年五元
零售二分
（國幣）
（香港）每月一元五角
（澳門）每月一元四角
（海外）每月一元六角
（國幣）
（一）三、四版　每格三方三元
（二）中縫　每格各三方二元
（三）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一元
（四）新聞版另議
廣告刊例
（香港國幣）
（一）報名兩旁　每日每方五元
（二）三、四版第九格各三方三元
（三）中縫　每格各三方二元
（四）新聞版另議
本報日十日訂合版
版出辦七期
（實價國幣四角）

本報營業部啓事

本報汕頭總代理發行處為開通派報社，嗣後關於該地批報事宜，請直接向該社接洽。

又本報營業開展救亡宣傳網，希各地書局，派報社等直接向本報接洽各地總經售事宜，當予特別優待，以利推廣。

從北平來

白薇

北平，丟了七個月的北平，像個被估的女人，失了自由，失了生氣，光榮沒有了，靈魂被盜了，本質也變了，頹喪地，麻木地，變了敵人巧製的新鬼。

如今，北平，隨處是姦後演化的怪調，隨處玩着敵人開心的熱鬧。呵，北平，已是打破世界歷史，最屈辱的妖怪了！

這妖怪是，跟着敵人的賣笑，一天天活潑了。市面再不像去年八九月那死寂，那蕭條，那麻痺婦的悲調，已經是由悲傷消瘦的婦孺，粧粉像個妖媚動人的賣笑婦了。馬路，胡同，壁頭，車上，添上了仇國風光，宣傳文章，滿上淫辱的標語，一天天奮動，一天天活潑了。

日本妓女的照片，多於强盜的戰事畫片，廣告般高懸着，首先陳列各書店；書攤被搜去了新書，擺上了日本古書，日語，雜誌；糖果食品舖，充塞着日貨，趕走國貨到西天；家家店頭店內，貼上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日文字條。

王府井大街，米市大街，東安市場，行人顧客，漸繁多，漸擁塞。最多是日軍，一批批流來擁去，叫囂呼應，從一個舖子到一個舖子，從這街角到那街角；我們要披發他們的摹體，擋開他們的肩頭，才有路走。小販方之，更多粉頸古髮的日本妓女；也有戴面紗，穿洋服，繡滴西的人間尤物，那准是高級軍官的行營伴侶；也有化裝長旗袍，高跟鞋，挺胸邁步操華語，極機智，又能幹的新女性，那許是力敵千軍萬馬的女間諜。

躲藏在家裏的中國男人女人都出來了，小姐太太，穿起紅綠的新衣；紳士，學生，也相然搖搖擺擺；摩登達頭，左顧右盼；苦力也嘻嘻嘆太，穿起紅綠的新衣；紳士，學生，也相然搖搖擺擺；摩登達頭，左顧右盼；苦力也嘻嘻嘆羽毛帽子，也街頭踢踢左顧右盼；苦力也嘻嘻嘆喜倖天下太平又好賺錢。

最使我驚魂的是，大批大批的東北兵，他們全操祖國語言，穿上日本戎裝，黃衣，皮帽，軍帽，都和日兵一樣。他們從遠處滿車滿車載來，跳下車，密佈馬路半截，擁成一圈，又向百各面溜逝。喝般嘈雜，威武揚揚，是如何傷心病狂？最醜態是圖利的商人，他們隨時都跟敵人，洋行，給日語，投長甜蜜的尖聲，把敵人誘到橫台，給各種貨色，花言巧語經編着，不管買賣成不成交，總用多情的秋波送出敵人，甚至喜從地和敵人的生意，最妙是，他們一面特別起勁地跑着，（比拉華人快一倍）一面和坐在車上的日本軍官的新女人的嘻嘻哈哈一路談不休，雖然彼此語言不大通，總是驚熟地弗勝子。

北平，丟了七個月的北平，像個被估的女人，失了自由，失了生氣，光榮沒有了，靈魂被盜了，本質也變了，頹喪地，麻木地，變了敵人巧製的新鬼。

如今，北平，隨處是姦後演化的怪調，隨處玩着敵人開心的熱鬧。呵，北平，已是打破世界歷史，最屈辱的妖怪了！

這妖怪是，跟着敵人的賣笑，一天天活潑了。市面再不像去年八九月那死寂，那蕭條，那麻痺婦的悲調，已經是由悲傷消瘦的婦孺，粧粉像個妖媚動人的賣笑婦了。馬路，胡同，壁頭，車上，添上了仇國風光，宣傳文章，滿上淫辱的標語，一天天奮動

山西爲敵我在將來總決戰的條件中所決定的一點，於這一點是正確的認識，曾經有一位優越的戰略家說過如下的話：

「山西的存亡，關係於抗戰的前途極大，在敵人方面，它欲進窺中原，威嚇武漢，先要扼清黃河左岸（包含山西在內），敵欲進攻西北，先要奚定山西；敵欲截斷隴海路，從河之北岸（對）蘆關到關封間，處處均能用火力遮斷或實行截斷。在我們方面，保障山西不僅可以屏障西北，掩護河南，並可北進平綏，東出平漢，東北出涿源，均能給敵軍以極大打擊，直接威脅平津。因此，山西陣地，爲我方必須堅持，同時也是敵人亟圖攻取的。……」

敵人從去年十一月初佔領太原以後，沿同蒲路而趨，奪取汾西，以威力壓迫我軍過河；第二，從冀北沿平漢路而西進，以及沿汾陽柳林汽車路，沿同蒲路而西進，以期會師汾陽柳林汽車路，以及沿霍縣汾西陽縣大寧汽車路，遮斷我苦戰於晉北，晉西北各部隊的後方連絡，並可相機侵入陝北。但敵人這種企圖，曾被我軍無情地予以打擊，使敵人的步騎部隊抑鬱，不敢前進。因爲晉東北，晉西北，和晉東，皆有我生力軍在活動，處處牽制敵人，威脅了敵人。

然而，敵人爲了遂行其「肅清黃河左岸」，才能侵入到中原的戰略計劃，現在終於不能不冒險地傾其全力向晉東，晉南，晉西進攻了。

當平遙介休以下各名城失守，臨汾陷落，敵人以五師精銳之衆，南突西竄，滿以爲可一舉而奠定山西的全局，殊不知正在它猖狂的氣燄中，我軍展開了光榮而頑強的抗戰伐，在河南信陽確山一帶大戰中，就已定下他以後指揮三軍，馳騁疆場之才能與榮譽。

一九二七年他以營長的身份，隨賀葉軍入粵，後又與朱德總司令樂昌，顯苦地創造了第八路軍的前身，它曾在北伐時充任業務團的排長，連長等職，當時二期北伐，如過去平型關之戰，就是他指揮的。

由於敵人更殘暴的侵略，他爲了堅決地保衛祖國，予敵人以迎頭痛擊，他是負了重傷。

當這消息傳到我的耳里，我急迫從延渡過黃河，總算很幸運地能夠在他完全清醒過來以後，以記者的身份，對他致了最衷誠的慰問。

現在，我正是準備着通信員，到於這位反抗侵略的精彩得令人，私衷淚，還充滿在我的眼裡里。

而另外，我還給讀者遙寄一些最崇高的禮物，那就是中央最高當局以及延安方面對於林彭將軍的嘉獎的電報。在我想，這些電報，不僅着前線抗戰的將領，也就是鼓勵着全國一切抗戰的人士。

因此，我把它敬錄在下面，作爲我這次通信的尾聲。

蔣委員長電　急：林師長：

懷報□縣剿戰，該師長奮勇殺敵，竟致負傷，聳懷忠勇，軫念良深，尚望爲國珍衛，早日健復爲盼！中正支。

何部長電　朱彭總副司令：□電悉，林師長□□□□，請代爲問慰，傷況如何？幷希續告爲盼！應敬其。

白部長電　林師長青榮兄勛鑒：接玉碎特立兩兄電，知兄於□縣□□□□